

東方雜誌

第二十四卷
第六至十一號

(1927年3月—1927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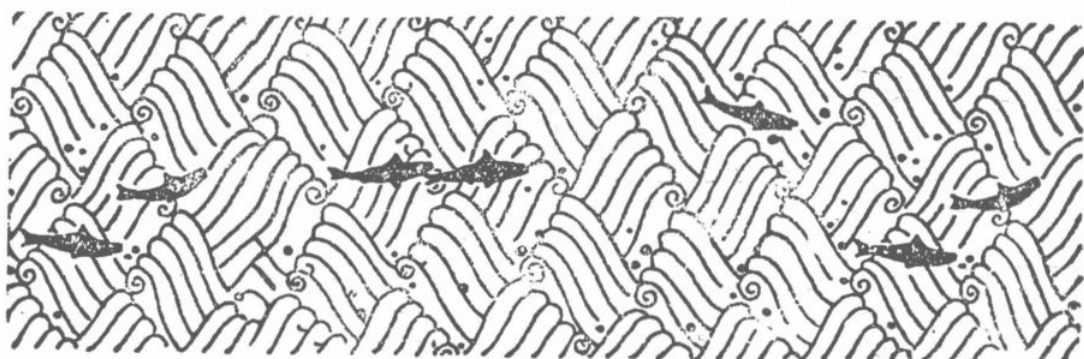
上海書店出版社

東方雜誌

第二十四卷
第六至十一號

(1927年3月—1927年6月)

上海書店出版社



東方雜誌

第二十四卷 第六號

民國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發行

插圖

朱端「秋山訪友圖」(三色版)……………一幅

革命勢力下之要人……………八幅

革命勢力下之江浙……………六幅

世界人口的將來……………陶孟和(一)

法國政黨概述(巴黎通信)……………吳頌皋(七)

日本大正十五年間經濟界變遷概觀(東京通信)……………童蒙正(二五)

中國財政紊亂之原因……………趙文銳(三三)

列強駐華海軍之現勢……………育幹(二九)

葡萄牙的二十一次革命……………化魯(三〇)

英俄邦交問題……………文宙(三一)

捷克斯洛伐克各政黨的新聯合……………文宙(三二)

裁軍會議改爲三國會議……………幼雄(三三)

日本的大地震……………伯雲(三三)

現 代 史 料

親屬範圍和親等計算法……………朱 僂(三六)

散曲研究續……………任二北(四〇)

將來大戰與科學……………謝英魄譯(四三)

◎ Saint Cassien……………(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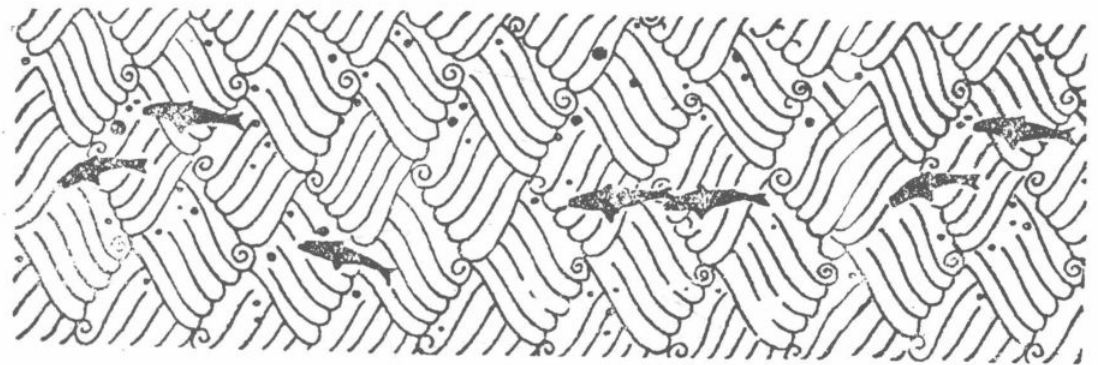
生命如流水(小說)……………學 昭(五九)

◎ 愛人……………(七)

大丈夫(小說)……………法國 Henry Duvernois 著 黃仲蘇譯(七三)

◎ 談屑……………(九三)

時事日誌……………(九五)



(一) 革 命 勢 力 之 要 人



唐 生 智



汪 精 衛



白 崇 禧



孫 逸 仙

(二) 革 命 勢 力 之 下 之 要 人



李 宗 仁



李 濟 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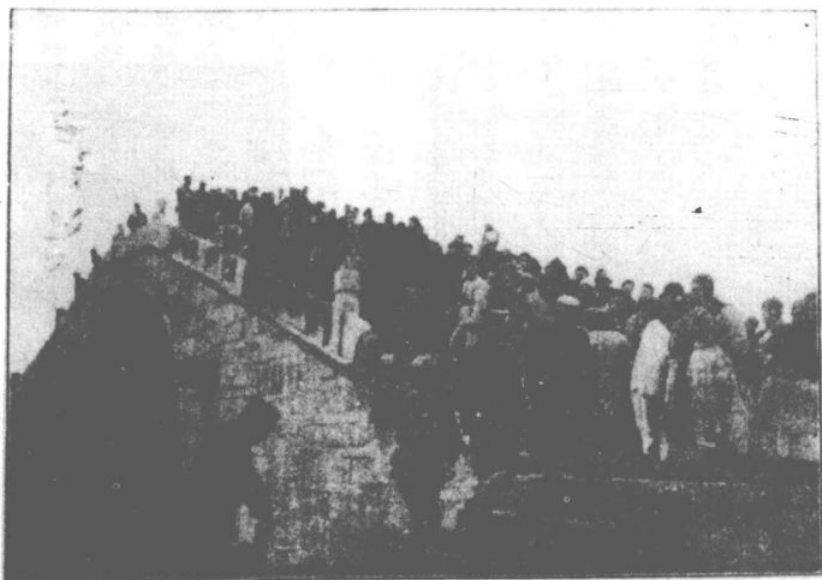


黃 紹 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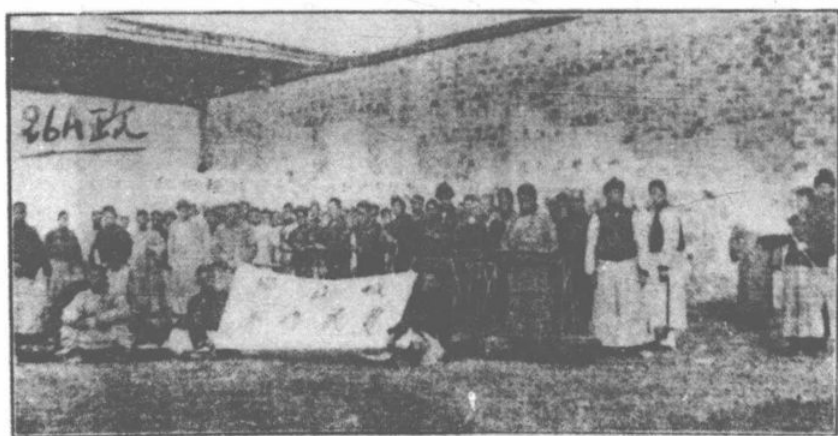


古 應 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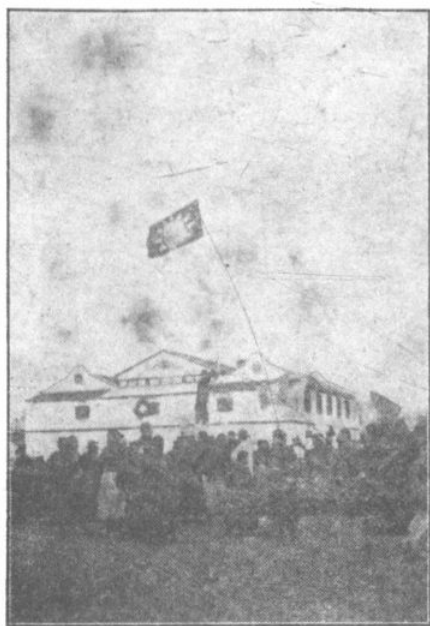
(一) 浙 江 之 下 力 勢 命 革



(上)北伐軍抵杭州(中)杭州市民大會(下)諸暨武裝農民慰勞隊



(二) 浙江之下力勢命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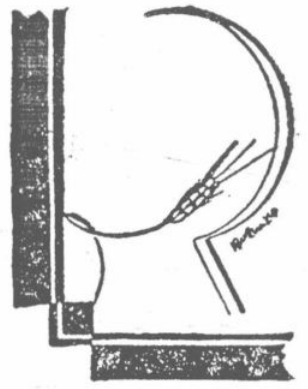
會大民市江松



鳳長軍第十地在
岐周軍六二之戰



潛程揮指總軍右江之上壇說演在



世界人口的將來

陶孟和

英國的經濟學者羅斯 (J. M. Keynes) 在他有名的著作歐洲和議後之經濟第二章裏，說了歐洲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是經濟的樂土，經濟的理想國以後，繼續着寫：

「那個幸福的時代忘記了以先使經濟學的建設者深切不忘的悲愁的世界觀。人類在十八世紀之先都懷着美滿的希望。馬爾薩斯司爲解除那個時代所流行的幻想起見，曾暴露了一個魔鬼。在五十年裏，凡是認真的經濟的著作都將那個魔鬼看得很清楚的。到了後五十年裏，這個魔鬼被縛住，不爲人所看見了。我們現在或者又將他放開了。」(第八頁)

這極簡單的幾句話可以說是括盡十九世紀人口的情形。十九世紀是人類歷史上物質環境空前的大發展的時期。一方面，因爲各種製造工業的發達，大量的生產可以供給那與日俱增的人口，一方面，因爲新土地的開闢，源源不絕的食料品可以供養那逐漸增加的腹胃。同時各

種交通事業的發達完成了一個環球大交通的系統，至少還均平了世界上物品的交換。在這個時期裏，人口的增殖並不成爲問題。人口雖然有巨額的增加，但是生產的增加却仍可供養人口而有餘。所以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所謂人口的壓迫的這個魔鬼便不爲人所見了。

但是物質的發展不是沒有止境的。歐洲自從中世紀以來幾世紀間科學研究上所積存的結果，當十九世紀裏，竟得盡量的應用，在改進人類生活上，實在是在人類歷史上亘古以來獨一無二的特例。我們不能希望這個物質發展從此以後便繼續不已的演化。況且人類所棲息的地球本來也是有限的。在十九世紀裏，地球上差不多沒有一個地方沒有探險家的足跡，白色人種的膨脹，現在已經充滿了全球的四隅。荒漠無人煙的島嶼不待言，就是除了亞洲以外的幾個大陸現在也都爲白種人所充斥。非洲的土著或者今後還可以維持他們的數目與地位，至於美洲兩大陸以及澳大利亞洲，土人日益減少，便已經完全成爲白人的

家鄉了。但是白人這種空前的機會豈是可以永遠有的？非白色的人種，除非保持人口靜止的狀態，又將向那裏去容納他們的過多的人口呢？就是在這個經濟的豐富時代，有心的科學家便已看出人口前途的可愛。有名的經濟學者耶方斯(Stanley Jevons)曾計算英國煤的產量，預測將來煤脈的枯竭，將影響英國的工商業。著名的物理學者克羅克司(Sir William Crookes)於一八九八年便已預言世界小麥的供給將因土壤中窒素的枯竭而減少。這種駭人聽聞的議論在當時或者引起人的訕笑，在現在雖然還未能證實，但是假使世界上的人，永遠不加制限的增加，終必有土地上或土地下的產品不足供給人口之用的一日。

人類的生殖能力終是可驚。據抽象的推算，假定世界上只有一百萬，男女各半。假使這五十萬對夫婦在二十歲前都生子女各一，到二十歲時，這五十萬對夫婦都死去，則世界上的人口便仍為一百萬人。如每代的夫婦都能如此，則世界上的人口，便永無增減，保持無變化的狀態。但是假使每對夫婦所生的子女平均為二人半，即平均兩對夫婦所生殖的子女為五人，則一百年後，世界上便當有人口三、〇五〇、〇〇〇人。假使每對夫婦所生的子女為三人，則一百年後的世界便有人口七、九五四、〇〇〇人。假使每對夫婦所生的子女為四人，則一百年後的世界便有三二、〇〇〇、〇〇〇的人口。再假使每對夫婦生殖子女五人，則一百年後的世界便應有九七、六五〇、〇〇〇的人口。按這個最末的假定，

人口每年約增加一倍。

以上當然只是一種抽象的估計。一種假定的推算，不足據以為憑。人事界的變化萬千，疫疾，戰爭，天災，地變等等的，情形自不待言，就是其他狀況如婚姻年齡，生活狀況，衛生情形，經濟制度，也對於人口有重大的影響。人口的增加絕不能像這樣計算的。我們試看各國人口實際的增加如何呢？例如英格蘭與威爾士自從一八〇一至一九二一年的一百年間，便曾增加四倍，雖然在這個時期裏移民還不斷的遷向國外。歐洲自一八〇〇至一九二四年間，除了移向他洲的人口四千萬不計外，曾自一七五〇〇〇〇〇增加到四五〇〇〇〇〇〇人口。不計移民，歐洲在過去一百二十四年間，每年人口增加的平均速率為百分之二。這都是老國家的人口增加率。至於新國家的人口增加速度當然更是可驚。例如加拿大在一六八〇年之先，人口不過五八〇〇人。現在他的人口便已達到三百萬以上，這就是在二百四十年間人口增加六百倍。北美合衆國在南北戰爭前的二百年裏，人口增加速度約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雖然以後他的增加率逐漸降低。我們現在只從這幾個例看來，便知人口增加雖然絕不會與上文所引的抽象的推算正相符合，但是如果得盡量膨脹的機會，也可以達到驚人的速度。

所謂人口問題歸根結底完全是人口與土地的比例問題。現在世界各國因為國際分工，國際貿易，國際交通或其他情形，人口與土地的關

係常不明顯。例如工業發達的國家便可以不受土地的制限，容納大量的人口，因為他們可以依賴農業國家做他們的倉庫。又如雖然土地廣袤的國家，因為社會的或經濟的情形，一時也常發見人滿之患。但是若就世界全體而言，人口永遠要受土地的制限。人的主要的食品，如穀類、肉類，必須靠着每年土地上的收穫。人的主要的衣服原料，如木棉、羊毛，也必須靠着土地上的出產。人類生活所必不可缺的動植物，完全為土地所限定。土地可以說是限制人口的最終條件。我們要知道世界上可以有多少人生存，我們便應該注意人口與土地的比例。

可是我們研究人口的第一難關便是不知道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活着的生靈。現在只有西歐與北美的兩大國已經精細的調查了人口，日本與印度的一部分近年來也按期做出人口的統計。但是地球的極大部分却缺乏人口的精確數目。中國、中美、南美與非洲諸國，以及印度的大部分，雖然占地極廣，但是對於人口只有估計，並且是極粗糙的估計。估計稍有不同，出入便是數千百萬。例如中國的人口，據一九一〇年前清民政部的調查是三萬二千四百萬。而一九一一年我們政府官報所發表的乃是三萬一千五百萬。兩數相差九百萬。至於一九二二年中國海關所估計的是四萬四千三百萬。同年郵政局的估計便少了一千五百萬。此外還有若干估計的數目也都不能認為絕對的可靠。但是這些數目却於我們的人口研究有重要的關係，因為人口沒有確數便無從定他與土地的比例。一國沒有確數已經影響全局，何況是地球的極大

部分都沒有可靠的數目呢。

但是在各國都推行精細的人口調查以前，我們也不妨暫時採用這些估計的數目，使我們得到一種粗淺的概念。這些數目雖然只是估計，我們也可以看出他們的意義。據我所知道的，關於世界的人口，有以下幾種推測的數目（單位百萬）

年	著者	全球人口總數	原書
一九〇八	勒瓦塞 (E. Levasseur)	一六二六	法國國際統計學院報告一九〇九年
一九一四	尼布司 (Sir G. H. Knibbs)	一六四九	澳大利亞洲人口統計報告附錄一九一七年
一九二〇	法國國際統計學院	一七九一	
一九二一		一六四六	泰晤士地圖 (Times' Atlas)
一九二一	國際農會	一八二〇	國際農業統計年鑑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一	曼尼 (Sir L. Chiozza Money)	一八五二	白人之禍

我們據右列各數目，可以暫定全球人數為一千八百億。關於這些人口在各大陸上的分配則有如下各種推測的數目（數目以百萬計）

著者	大陸名	歐洲	亞洲
勒瓦塞	國際統計學院	四三七	八五一
泰晤士地圖	國際農會	四五二	九九〇
曼尼		四〇〇	一〇〇六
		四五三	一〇四九

非洲 一二六 一三三 一八〇 一四一 一二九

北美洲 一一六 二〇八 一二〇 一四五 二二三

南美洲 四五 三八 六七 八

大洋洲 五一(註) 八 八 八

(註)勒瓦瑟將馬來羣島列入大洋洲內，所以這個數目特多，與他人所計算的不同。

以上是人口的數目。至於土地面積，地球上除了兩極之外，五大區域共約五千萬方英里。茲據曼尼錄其分配如下：

亞洲 一七、三九七、九五一

歐洲 四、五九六、七六一

非洲 一、六五九、七二〇

美洲 一六、〇八六、四二九

大洋洲 三、一四三、七九七

共計 五二、八八四、六五八

如按以上所列人口及土地的數目，則平均每一方英里只住三十六人。但是我們實際考察起來，這個平均數並不能代表人口分配的真相。試一覽世界人口分布圖，便知大部分的人口都住在三個區域，而且全在舊世界上。

(一)普通所謂遠東，即中國、日本諸國。這個區域約占土地二百萬方英里，人口超過歐洲人口總數之上。

(二)印度沿邊界諸區域及錫蘭。這個區域占土地約一萬萬方英里。

以上，人口約三百萬。

(三)歐洲及地中海南岸。在這三百萬方英里裏，住有四萬五千萬以上的人口。

以上三個區域只占全球可用之地八分之一，而人口竟有全球的人口三分之二。此外如南洋的爪哇島，固然也是人口繁密，每方英里住有人口一千二百人，非洲的尼哲里亞(Nigeria)每方英里的人口密度也在五十以上，各國的大都會當然也聚集了極稠密的人口，但是無論任何區域人口繁密的幅員，都沒有趕得上上述三個區域的。

或者獨有北美洲的東部可以勉強的追蹤這三個區域。他的豐富的自然產物，廣闊的面積，直可以與遠東及西歐洲相比擬。他的工業區域已發現人口密集的景象，而他的地理情形將來也足以容納大量的人口。但是這個地方開闢的時期還不過三四百年，所以他的入口現在只有一萬萬。自從美國按種族的比例規定移民律，加拿大勵行選擇移民以後，北美已經不能再為世界的過剩人口的宣洩場。況且，從有色人種的立足點看來，北美也只是白色人種的棲息地——除非他可以取消黃人移民的禁例——於我們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上文所說的世界可用之土地面積五千萬方英里，乃是一種極大量的推算。因為土地的生產力，必須靠着許多自然的與社會的要素，如熱度，溼度，土壤之肥沃，乃至勞動能力，種植技術，及社會狀況等等。就中，特以自然要素為最重要。例如空氣太乾燥則作物不生，天氣太寒或熱

的時期太短則作物不熟。據地理學者的研究，所謂可用之地若除去太寒冷的區域三百萬方英里，太乾燥的區域一千五百萬方英里，實際只剩有三千二百萬方英里，為可生產之地。但是所謂可生產之地又不必全是可耕種之地。世界上果有多少可耕種之地，現在還沒有可靠的計算。據羅馬的萬國農會的研究，在俄國以西，巴爾幹及昆利尼山以北，波羅的海以南，歐洲氣候良好的十三國家裏，生產之地占百分之九十。就中，其分配情形如下：

實際耕種之地	百分之四十
草地、牧場	百分之三十六
森林	百分之十九
池沼、休閒等地	百分之五

據英屬印度的調查，他的生產地占百分之七十六，就中其分配的比
例如下：

耕種地	百分之五十六
草地	百分之二十四
森林	百分之十八
其他	百分之二

從這兩個例看來，耕種地都在生產地之半數以上。（中歐西歐有百分之五二·二，英屬印度有百分之五一。）但是其他地方決不容有這樣的樂觀。例如美國農部的計算謂只有生產地之百分之四十可以生

產穀類。加拿大的大部分位在高緯度之內，故可耕之地不過百分之二十。關於非洲最樂觀的推算為百分之五十，而澳洲大陸則可耕之地只占百分之二十。至若日本則可耕之地約在百分之十五乃至二十一之間。我們據以上這些數目，推測全球可耕之地，最高也不能過百分之五十。這就是只有一千六百萬方英里了。概括的說，全球五千萬方英里之中，有三分之一為沙漠或冰天雪海之區，三分之一為有生產而不能種植的土地，另三分之一乃為實際的耕田。

這個或者還是一種大量的推算。偌大的地球，實在可以供種植的土地，只占他的極小部分。人類當前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使今後陸續增加不已的人口在這個小小的面積上尋求舒服的生活。按以上所舉的人口與土地的比例，誠然還沒有達到可危懼的程度。兩者的比例還只是每可種植的方英里平均只有一百十二人強。若按近來的研究即歐美的人口生活上所消耗的生產品，每人每年需要十五畝的土地，則每可耕種的方英里足可以供養二百五十人，即現在人口的一倍。若按中國農民的低陋的生活程度，每人每年只需耕地五畝計算，則每方英里耕地可以供養七百人。乃至八百人。按前者計算，世界的耕地可以養活四十萬萬人，按後者，可以養活一百二十八萬萬人。

澳洲的人口統計專家尼布士 (Sir George Knibbs) 的推測，也大致與此相若。據氏之推算若按美國農部貝克爾 (O. R. Baker) 關於美國耕地擴張的速度計算，則世界耕地足以維持二九四二〇〇〇〇

○。人若每一英畝（約中國六·五八畝）的收穫可以供養三人，則世界的耕地足以維持九、七九二、〇〇〇、〇〇〇人。假使全地球的陸地皆可闢為農田，則世界雖有一三、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的人口，仍可以維持平均每人需地十五畝的生活程度。

但是這類的推測只有理論上的趣味，而缺乏實用的價值。凡是推測都假定若干的存在。倘若諸條件之中，有一樣不存在，或稍有變動，結果便不能如預期的推測。以上所討論的人口之將來，只可以表示一種可能的趨勢。我們要研究人口變遷的狀況還須注意社會組織，經濟制度，道德觀念，支配自然的知識與能力，及生活程度諸端。所謂人口問題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生殖率問題，因為生殖是受當時環境情形支配的。

然而我們中國人對於以上所說人口的情形，更應該得到一個深切的教訓。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繁密的區域。白種人可以向美洲澳洲或其他可發展的地方宣洩他們過剩的人口，我們除了向南洋一帶白人所不耐居或不能居的地方遷移而外，只有設法擴張我們自己耕地的一法。我們自己的耕地還可以擴充若干畝，我們無從推知。

但是我們看了人口膨脹最盛的東鄰不遺餘力的經營東三省與內蒙古，慢慢的將這些肥沃的土壤都變成了他們的殖民地，我們將來的人口再向何處尋疏洩的地方呢？

據現在大約的推測，白色人種每年增加五百萬人，便每年需要新開闢的耕地七千五百萬畝。他們除了採用經濟的侵略政策以外，或者還不至於便立刻直接的占領我們已經人口稠密的土地，以解決他們的民食問題。據日本最近的人口調查，他在過去的五年（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五）間，人口會增加三百七十萬以上。我們試假定他的每年的增加只是七十萬人——一個極低的推測，實在人口的增加是漸進的——他每年所需要的新耕地，若按歐美人的生活程度，便是一千萬畝，若按中國農民的生活程度，便是三百五十萬畝。已經歎人滿為患的日本，除了用他們的製造品換取食糧以外，更用什麼方法，更向什麼地方，去開闢他所需要的新的耕地呢？

這些都是於我們人口前途有切要關係的問題。

（附注）此文當與現代評論第二週年增刊內人口與土地一文參看。



法國政黨概述

吳頌皋

本篇所述，僅限於法國現在政黨的情形一斑。關於法國政黨的沿革，及各政黨政策的不同與變化，不在本文範圍以內，容俟他日專論申述之。

法國政黨之多，派別之雜，其情形頗與民國元年至三年時相彷彿。不過法國政體共和，為時已久，政黨的作用與勢力，早已顯著於世。雖不能與英國的政黨相提並論，但在歷史效能與人物種種方面，自有其特殊的性質，足以左右一國的政治，則可斷言。嘗考法國政黨所以如此龐雜，其原因有三。第一由於悠久的歷史；法國自革命以後，距今已近百年。其中政治的變化雖繁，但總離不了帝制派與共和派的衝突，愈甚，意見愈紛歧，而政治上的派別亦愈層出不窮。例如第三次共和國成立時，政治上的派別大體說來總不外乎帝制黨（Monarchists）與共和黨（Republicans）。及後共和黨得勢，握有政權，便因政權的不能分配，

與政治主張的發生歧異，遂有和平派（Moderate Republicans）與急進派（Radical Republicans）之別。所以經過一次政變或是革命政治上的人物及其主張，必隨之而發生不少的變化，變化愈甚，派別愈雜，政黨因之亦愈見其多，這便是第一個原因。第二由於法國人民政治思想的自由。法國人民在政治思想方面，所享的自由，恐怕要超過任何國家。這不但可以從前的政治史與革命史徵明此說，即依歐戰後的法國形勢而論，亦可闡明此說之不誣。法國大戰以後，元氣大傷，名為戰勝之國，而負債累累，幾至無法清償。人民呻吟於經濟壓迫之下，其身受之痛苦，蓋可想見。因為有了這種痛苦，於是一班有思想有智識有政治主張的人民，便不能不對於現實的政治發生一種有力的反抗運動。思想急進者，自然的傾向於社會革命；思想稍舊者，則索性醉心於復辟運動。社會革命與復辟運動二者的趨向與性質，雖然根本不同，但其動機均

由於不滿意於現實的政治而起，則完全相同。讀者或許不信吾言，可是一經考察現在法國青年的政治思想與政治主張便可證實此說。還有一點不可不申述者，就是大戰之後，法國人民對於國家主義的信仰，日見其堅，姑不論國家主義是否戰後的法國人民自然應得的一種反省，但在政治思想素尚自由的法人頭腦之中，此種主義，當然亦佔重要的地位，則可斷言。總之法國人民是最尚言論與思想自由的人民。歐戰之中，既飽受種種困苦，歐戰之後，又逼營生活壓迫的意味，那裏會不引起一種特殊的政治主張來？反抗政治當局？這種特殊的政治主張愈易表示，在野的政黨的組織，也愈見其可能，這便是第二個原因。至於第三個原因則凡熟悉法國內閣制者，類能知其詳。法國內閣例須在國會中取得多數議員的信任。此種信任案的關係至為重大。因為一方面說來，內閣的運命的能否沿長，往往須視此信任案 (Vote of Confidence) 的能否取得多數議員的同意以為斷，如從他方面說來，則小政黨的議員所以能操縱大政黨的議員，所以亦能左右內閣的運命，便在這一點。例如共和社會黨一派的議員，僅佔國會中極小部分，平日發表政見，每因勢力微小而感許多困難，可是一到了國會要投信任票的時候，他們也就舉足輕重，為一般大政黨（如共和黨保守黨等）的議員所重視了。所以法國小政黨的勢力，即使很弱小，只要能夠取得議會中十數席，也未始不可轉弱為強，由小化大。這便是因為大政黨有時不能不利用或借重小政黨的緣故。明白了這層道理，可知法國小政黨之多，及其存

在之易，這非英美各國所可比及，這便是第三個原因。

上面所述，無非說明法國政黨之多，及其派別之繁的那幾個道理。今且把法國現在所有幾個重要的政黨分述如左：

政黨的涵義如何，頗非三言兩語所可申明。這裏所謂政黨祇可指廣義而言，詳言之，即凡在政治上有力——不論直接或間接的——有確定的主張的政治團體，皆可稱為政黨。政黨的人數不論多少，對於現實的政治，不論他取何種態度，但其所發表的言論與思想，多少足以左右當時的政治，多少足以影響到他黨的政策與主張，這樣的政治團體在現在的法國，實在是指不勝屈。茲舉其勢力較大者如左：

(一) 王黨 (L'Action Française) 這個政治團體，成立於一八九八年；一九〇一年始確定他的政治主張，傾向於君主立憲方面。名之曰「王黨」，蓋極允當。他在現在法國的議會中雖未佔何種地位，但在民間潛勢力甚大，無形之中影響到人民的政治態度着實不少。這派的人數，雖然不多，但領袖人物，却亦負社會的重望，所以不但一班舊式的復辟派人物，都信仰他，就是大學學生與教授之中，也有奉為圭臬者。現在的領袖，有兩個很著名的：一個是李翁都德 (Léon Daudet) 一個是却爾瑪拉 (Charles Maurras)。都德係法國著名小說家阿爾封都德 (Alphonse Daudet) 之子。文學極好，口才亦佳，現在王黨所出的機關報名叫「L'Action Française」，就是他在那裏主筆政。他的文章

的勢力很可左右法國一部分青年的思想行爲。瑪拉亦係文學家，能文

章，擅辯論，頗得許多人的欽佩。他們的政治主張在實際方面說來，並不能有何使人可表同情之處。他們只是反對現在所謂的共和政體，他們並不是一定要替任何人圖謀復辟。他們只希望以前的法國王族能夠出來肩任國事。他們所以抱此不合理的希望，無非身受現在法國人民所共受的一種痛苦。因為受了這種痛苦，所以要厭恨現代的法國政治，所以要攻擊當代的法國政治家。他們常常說：「大戰之後，法國民不聊生，痛苦之深，為從古所未有，要免除此種痛苦，只有借用君主的力量來恢復國家統治的權力。」他們在議會中，並不佔何種勢力，可是利用少數人民仇恨現代政治的一點心理，便有這樣的政治的主張，不能不認為他也是一種政治的團體。他們也是國家主義者，因為如此，所以很容易使一部分人相信他和崇拜他。

(二)天主教派 天主教在現在的法國政治中，已不能佔有何種勢力，這是無可諱言的。法國現有的政治家，也許是篤信宗教者，但他並不借重教會的名義來組織任何政黨，這又是可以相信的。不過從法國社會的情形看來，教會的勢力，還未完全消滅。他們依然有他們的團體，常常發表他們政治上的主張。例如巴黎回聲報 (*L'Echo de Paris*) 便是代表教會對於政治發表言論的機關。他們現在所取的政策，不啻與右派的政策相同。他們自己無甚作為，却能使右派的政治家得到相當的補助。他們現有兩派勢力。甲派係舊派人所組織，旨在借重右派的力量來維持自己的地位。乙派則大都係年輕新進的人所組織，旨在設

法使政教不要打成一片，既不要反對共和政體，又不要反對社會主義。他們不願居右派勢力之下，却願與左派攜手，共謀新法蘭西的政治的建設。有所謂青年共和黨 (*La Jeune Republique*) 者，就是乙派人所組織的政治團體。其首領桑尼亞 (*Mare Sangnier*) 的主張頗含有一部的真理。他曾說過：英美也有天主教徒，但能在共和黨與自由黨中共同作事，並不因教義的阻礙而自居於反對現政府的地位；意大利也有天主教徒，但能與社會黨互相攜手，並不因宗教的關係而放棄這種反對政治當局的政策。所以他很主張宗教是宗教，政治是政治，決不可以宗教而損及現代政治，却應根據宗教的精神，而使現代政治更易發展。這一點比較舊時的天主教徒自是高明百倍，雖目下在法國的勢力甚屬有限，但也尚不失為一個有組織的政治團體。此外又有一派教徒則旨在排斥在法國的一班猶太人，居然亦組織團體，發表主張。凡關於政治上的問題，大都取旁觀的態度，但如遇到國家及社會的經濟問題發生，則他們所發表的文字，什九總是牽連到猶太人身上。例如特里蒙 (*Edouard Drumont*) 在自由聲 (*Libre Parole*) 所登載的文字，大都關於攻擊猶太人操縱法國的金融的文字。這種言論，這樣的團體，在政治上並不佔何種重要地位，所以夠不上稱為政治團體。但有一點要知道的：猶太人在法國者大多數已移入左派的共和社會黨與社會黨，他們的一舉一動，往往能使右派的人物受到不少的影響，明乎此理，可知特里蒙輩所以要攻擊猶太人，也無非代表右派攻擊左派而